

元紀
順帝

資治通鑑



新刊趙田子凡堯生編纂本歷史方綱鑑補卷之三十九

順皇帝

名妥權帖木兒明宗長子也文宗時被讒出居廣西寧宗崩遂登大寶在位三十六年會大明兵入京城走於

應昌府後一年崩帝性柔少斷伯顏哈麻相繼美權朝政

日素羣盜蜂起帝迎西番僧行運氣之術教官友作天魔之

舞不恤政事荒於淫樂致羣雄割處稱帝稱王垂

二十年曆數屬於大明四海九州大歸於一統矣

癸酉

元年

夏六月帝嗣位

於上都初文宗殂燕帖木兒請於交

雅克特穆爾首權

宗后立太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寧主寧主殂燕帖木兒復請

郭察圖之事實所

立燕帖古思后曰吾子尙幼

明宗安權帖木兒在廣西今年十三

與謀又安官援立

矣禮當立之乃命立帝於諍江燕帖木兒見帝並馬徐行具陳迎

明宗之子以自勝

富庶觀其遷延數

月向未立君視神

立之意帝幼且畏之一無所答於是燕帖木兒疑之故至京久不

器若贅流彗說實

爲巨測其意似非

不在雅克特古斯

得立俄而燕帖木兒死荒淫目甚體

卽太史所云立則

後其傳位於燕帖古思

天下亂者焉知非

羸溺血而死

後其傳位於燕帖古思

乃與大臣立帝且曰萬歲

希權附姦風昌造
曰居或以阻其嗣
統之儀乎使非病
死順帝未必能繼
守宗祧至于後此
元祚論皆則由順
帝之政事豈究綱
紀陵智所致又豈
前言之果驗乎

御史有言

家爭豈由

書生

虞集見机

明決

綱以伯顏爲太師右丞相撒敦爲太傅左丞相時有阿魯輝帖
木兒者明宗親臣也言於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
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帝然之由是深居宮中每事決於
宰相而已無所專焉

綱八月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謝病歸曰初御史中丞馬祖常求
集薦引其鄉人龔伯遂集固不從祖常不悅帝之將立也召諸老
臣赴上都集亦與焉祖常使人告集曰御史有言矣蓋以文宗嘗
命集書詔言帝非明宗子故祖常以是諷集使去集乃謝病歸臨
川集既去侍臣有以舊詔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
耶遂遣使賜酒幣召還禁林會疾作竟不至

虞集

綱目於虞集書具官書謝
病歸者嘉其見機明決也

兩毛如線

甲戌元統二年

春正月朔雨血於汴梁着衣皆赤○三月詔內外

興舉學校

詔科舉取士○三月天雨毛○彰德路天雨毛如

線而緣民謠云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

湖廣旱自是月不雨至於八月○夏四月朔日食

此後日食多不書以順帝

時災異甚多

故畧之也○以許從宗為章佩監異珍庫提點帝嘉許衛輔世

祖以不殺定天下

特錄其孫從宗○河南旱自四月不雨至於八

月

贈漳州萬戶府知事蘭英興英毅侯妻王氏貞節夫人廟號雙

節初文興從軍漳州與妻王氏偕行至元十七年陳吊眼作亂攻

漳州文興帥兵與戰死之王氏被掠義不受辱給賊曰侯妻吾夫

即汝從也賊許之遂負屍還積薪焚之火既熾即自投火中死至

是事聞特加褒贈立廟祀之

鑑秋七月夜有流星大如酒杯其色赤約長五尺餘光明燭地起自天津沒於離宮之西

鑑八月京師地震鷄鳴山崩陷爲池方百里人死者甚衆

綱冬十月始以眞哥皇后配享武宗宣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決

伯顏以問太常博士達魯魯曰先朝旣以眞哥皇后無子不爲立

主今所當立者明宗母耶立宗母耶對曰眞哥皇后在武宗朝已

膺寶冊則文明二母皆妾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而以妾母爲

正是爲臣而廢其先君之母爲子而私尊其先父之妾豈可復蹈

慕容垂之失乎集賢學士陳顥素疾魯魯乃曰唐太宗册曹王明

母爲后亦二后也奚爲不可魯魯曰堯母帝嚳庶妃堯未嘗以配

宗廟法唐大

不法堯舜
學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耶家服其議而伯顏亦是之遂以真哥

皇后配武宗擢魯魯為御史

蒐苗獮豸古所不

廢况改獵足以肆

武在三時亦其國

俗所尚順帝春秋

方盛正當因此言

勞而車駕所經并

可以思知民隱于

政務又何妨乎順

帝初至以來端處

深宮委柄臣下不

聞書抗疏一言

而短于星虛瑣

之見世拾舊開備

名謙二以是取直

聲荷其劾也至順

帝南面即止無識

者方至其從若轉

圖不知順帝就于

乙亥至元年正月帝將敗於柳林御史臺臣諫曰陛下春秋鼎盛

宜思文皇附諂之重致天下於隆平況今赤縣之民供給煩勞農

務方興而馳騁冰雪之地倘有銜檠之變奈宗廟社稷何遂止車

鈎心也言馬銜或斷車○鑑六曰唐其勢及其弟塔刺海謀不軌

鈎心也出則必致傾敗○伏誅伯顏執皇后伯牙吾氏幽於別所初撒敦已卒撒敦燕帖木兒弟

子唐其勢代為左丞相伯顏為右丞相獨用事唐其勢怒曰天下

本我家天下也伯顏何人而位居吾上遂潛蓄異心與其從父魯

里答撒敦之弟謀援立所親或發其謀伯顏率完者帖木兒等掩捕雅

唐其勢與其弟塔刺海誅之○鑑秋七月伯顏弑皇后伯牙吾氏

宴樂其心本好逸而惡勞適臺諫有言遂陽以博納善之稱而陰以遂使安之計其後賜綽台等以金帛且欲妄從貞觀豈可見其意所假託然亦何救其內多欲而覆宗祀哉

於開平民舍初唐其勢被擒攀折殿檻不肯出塔刺海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使人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爲逆豈能相救耶乃遷后出宮尋配之於開平民舍

綱十一月詔罷科舉曰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璽參政許有壬

力爭之伯顏怒曰汝風臺臣言徹里帖木兒耶有壬曰太師擢而里帖木兒在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而聽有壬豈有壬權重於太師耶伯顏意稍解有壬乃曰利舉若罷天下才人觖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賊敗有壬曰科舉未行時臺中賊罰無算豈盡出於舉子伯顏曰舉子中可任用者唯參政爾有壬曰若張夢臣馬伯庸輩皆可任大事如歐陽立之文章亦豈易及伯顏曰科舉雖罷

夢臣伯庸皆司徒大歐陽立文章豈易及

為上不事

衣食

特合有王

為班首

參政過橋

折橋

順帝當為

而不為

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向學有士曰為士者初不事衣食伯顏

曰科舉選人實妨選法有王曰今通事知印乃白身補官受宣者

甚多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科舉於選法果相妨乎不也伯顏

心然其言而議已定不可中輟乃溫言慰解之翼日宣詔特令有

王為班首以折辱之有王懼禍不敢辭治書侍御史溥化謂有王

曰參政可謂過橋折橋矣有王以為大恥移疾不出

周靜軒曰

嗚呼順帝是舉誠乖國體矣欲得實才莫過科舉今既罷之則是當為而不為不當為而為之紀綱由是

大壞矣欲求天下之不亂其可得哉

丙子

至元年

春正月宿松縣地震山裂○五月黃河復故道

南陽鄧州大霖雨自是月乙卯至六月甲申湍河白河大溢水

為災

鑑秦州山崩○**鑑**江浙自春至於八月不雨民大饑

鑑十二月江州諸縣饑總管王大中貸富人粟以賑貧民而免富

人雜徭以為息約年豐以本還之民不病饑

鑑丁丑至元三年春正月婺州路總管府以金華儒士金履祥所著論

聖賢之心盡在四書

語孟子考證來上命刊行之其門人東陽許謙序之曰聖賢之心

盡於朱子

盡在四書四書之義脩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咸得其

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

世之詆訾買亂務為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此金先生考證之所

考証之所由作

由作也始余三西讀自以為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人若有得愈久

而所得愈深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

之哉秦考

按履祁字吉甫號仁山臨文安所著有考證及尚書表討通鑑前編行於世

鑑帝獵於柳林凡三十五日監察御史尹昉宋紹明進諫帝嘉納之賜以金幣尹昉等固辭帝曰昔魏徵諫唐太宗未嘗不納而大賜之

字服色器
血與馬之
制

綱二月定服色器血輿馬之制目時服飾上下無別帝初禁民間服麒麟鸞鳳白兔靈芝雙角五爪龍八龍九龍萬壽字楮黃等服至是復詔定其制

鑑夏四月有星孛於王良至七月沒於貫索

鑑五月民間訛言朝廷拘刷童男童女一時嫁娶殆盡

鑑丁卯彗星見於東北大如大船星色白約長尺餘彗指西南至

八月庚午凡六十四日自昴至房歷十五宿而滅

鑑六月大霖雨自辛巳至癸巳不正京師河南北水溢沒人廬舍

甚衆

黑鷹

鑑秋七月河南武陟縣禾將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曰
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黑鷹羣飛啄食之

震 八月壬午京師地大震至丁亥方止所損人民甚衆○河南地

爲學若五
味之和

意廣理一
而分殊

聖人之道
中已

綱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卒 初謙聞仁山金履祥講道蘭江土
香已而學焉履祥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醢既加則酸醎
頗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取
謙聞之惕然履祥嘗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
一所難者分殊耳謙出是致其辯於分之殊要其歸於理之一又
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履祥既歿

以爲已爲
立心之要

義利之所
分

已有知使
人亦知

士以不及

門爲耻
自雲先生

謙益肆充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平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公而不矯通而不隨身在草莽而心存當世屏迹入華山中四方之士皆不遠千里而從之其教人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已爲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獨不教人以科舉之文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言已或有人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无倦聞者乃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爲學者師垂四十年隨其才分咸有所得達官富人之子望聞而驕氣自消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恥及卒諡文懿門人以義制服者若

千人題其墓曰白雲先生所著有讀四書叢說二十卷詩名物鈔

八卷讀書傳叢說六卷觀史治忽幾微若干卷皆行於世

發源胡一桂皆以講明道學見重於時云

發明處士鮮有書卒者此處書卒錄賢也謙受學於金履祥潛

心篤志不求聞達朝野交薦力辭不起則是安於義命而

非為隱以為仕宦之捷徑者也豈非一代之真儒乎故特書曰卒蓋予之也

黃義烏曰聖賢不作師道久廢逮二程子始倡聖學以淑諸人

文定何公基既得文公朱子之傳於其高弟文肅黃公幹而文

憲黃公柄於文定則師友之父安金公履祥又學於文憲而及

登文定之門者也三先生皆養人學者推原統緒必以三先生

為朱子之適傳文憲許公出於三先生之鄉而克在其承傳之

許公克任承傳之重

朱子至許

而為尊

自七月辛十一月太白屢經天太白上公大將軍之象出東甯

謂晝見於土也太白少陰之星以巳未爲界不得經天而行經天爲不臣兵起也

鑑戊寅至元四年春正月奉聖州地震○四月京師大雨紅沙晝晦

鑑帝如上都暮至八里塘雨雹大如拳其狀有小兒環玦獅象龜

卵之形

鑑六月信州路靈山震○邵武路大雨水八城郭平地深二丈

鑑七月鞏昌府山崩壓死人民

鑑丙子地震京師日二三次至乙酉乃止○十二月太白屢經天

鑑巳卯至元五年夏四月加封孝女曹娥爲慧感靈孝昭順純懿夫人

案考曹娥上虞人父用能絃歌爲巫祝漢安初端午日於縣江沂流迎神溺死不得屍娥纔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

有七日遂投江而死其後縣長更符以禮葬焉

鑑六月江州大水平地深三丈餘沒民廬舍八百家壞民田二百

頃戶賑鈔半錠死者一錠○七月常州冥興山泉溢勢高一丈壞

民廬舍○自是月至九月太白屢經天

鑑十二月瑞州新昌雨水冰至明年二月始解○**鑑**伯顏構陷郅

王奏賜死帝未允輒傳旨行刑復奏貶宣讓威順二王不待旨而

行刑帝益忿之

鑑庚辰至元六年春二月貶伯顏爲河南省左丞相初伯顏既誅唐其

脫圖伯顏

勢獨秉國鈞顯權自恣其從子脫脫深憂之私請於父馬札兒台

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亦矣曷若於未敗圖之

大夫知忠於國

其父亦以爲然復懷疑久未決質之於其師吳直方直方曰傳有

脫脫自陳忘家徇國之意

云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耳餘復何顧焉一日見帝乘間自

伯顏請帝

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信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

勝其忿決意逐之至是伯顏請帝出獵脫與世傑班阿魯合謀

以所掌兵及宿衛士拒伯顏拘京城門鑰其夜奉帝御玉德殿召

楊瑀范滙入草詔數伯顏罪狀賞赴柳林黥爲河南行省左丞相

伯顏請乞陞辭不許遂行○鑑已酉有星孛於房星大色白狀如

紛絮尾跡約長五寸餘彗指東南漸向西北行凡三十二日而滅

鑑詔徙伯顏於南恩州陽春縣安置伯顏行至龍興路驛舍而死

鑑六月撤文宗廟主詔云文宗謀爲不軌使明宗飲恨而崩也徙太皇太后文宗之后於東

安州安置放太子燕帖古思於高麗殺諸塗監察御史言燕帖古

思不宜放逐不聽愚按文宗以私憾不爲泰定立廟謚豈知其身死乃有不立其廟主者耶○鑑秦州

成紀縣山崩地折鑑以星文示異地道失寧蝗旱相仍頒罪已詔

於天下

吳萊善論

文

件支如用

兵

十二月處士吳萊卒直方萊不仕居深慶山中深慶山在金華府浦江縣西六

里窮經史以著述為務善論文嘗云作文如用兵兵有正有奇正

者法度始部伍分明是也奇者不為法度所縛于變萬化坐作擊

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部伍各還其隊兵不曾亂聞者服之黃潛

柳貫咸深重之萊年四十四而卒門人私諡之曰淵穎先生

丁南湖曰元人之才其以二吳為重乎史氏書澄卒稱學士議其仕也書萊卒稱處士褒其隱也然二吳之學亦頗

同矣而澄之名顯於萊無乃以其仕耶

十二月詔復行科舉時科舉既輟翰林學士承旨巉巉從容

言曰古皆取人才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帝采其論詔書

行之

辛巳至正九年春正月以脫脫為右丞相錄軍國事脫脫馬札兒

取才以濟世用